

【问题与讨论】

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 ——马华现实主义的驼铃个案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ase of Tuó ling in Mahua Realism**

黄锦树(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Ng Kim Chew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kcng@ncnu.edu.tw

Published online: 30 JUN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Ng, K. C. (2022). 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 ——马华现实主义的驼铃个案: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ase of Tuó ling in Mahua Realism*.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3(1), 23–34.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1.3.202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1.3.2022>

摘要

马华文学一向被华社看做是星马华人最主要的文化创造之一。准此，它必然从属于华人史——它在华人史的内部。另一方面，以“反映现实”为己任的马华现实主义又把华人史作为它独特的欲望，而让华人史安居在它内部。而马华现实主义又一向自居是马华文学的主流，自认具有绝对的代表性，但它实际的生产状况很值得怀疑。本文尝试藉由一个一般的现实主义个案(驼铃)，来探讨这么一个微妙的情状。

关键词： 华人史、马华现实主义、马华文学、《燭火》

Abstract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seen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ultural creations of the Malaysian community. As such, it is necessarily subordinate to Chinese history - it is within Chinese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Mahua realism, with its mission to “reflect reality,” has made Chinese history its unique desire, and has allowed Chinese history to reside within it. The realism has always claimed to be the mainstream of Malaysian literature and considered itself to be absolutely representative, but its actual production status is doubtfu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such a delicate situation through a general case of realism, Tuó ling.

Keywords: Chinese history, Mahua realism,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Torchlight

一、 华人史里的马华文学

为甚么会有华人史？似乎可以说，华人史之建构是一种问题化华人的途径（以“史”的方式），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南洋诸岛都是欧洲帝国的殖民，殖民帝国的语言是强势语言。因此，合乎情理的，最早的华人史出自土生华人宋旺相（Sir Ong-Siang Song,1871-1941）以英文撰写的史话性质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1923年初版），举凡华人从事的行业、社会政治宗教活动、仕绅的轶事奇谈等，无不涉及。再则如前殖民政府官僚譬如巴素（Victor Purcell）的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951) 及 *The Chinese in Malaya* (1948)作为殖民知识之一环，有它的必然性。可以说是从殖民地华人治理中延伸出来的，除了纵向的历时描述之外，横向的如秘密社会、教育、政治、劳工各方面都有着墨。中文方面，如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出书时间虽早（1937），但那是“交通史”的传统架构，据中国历代史籍中记载的南洋资料，后来如宋哲美《马来西亚华人史》（1963）王赓武《南洋华侨简史》（1969）移民史部分之所本，但那已是马来西亚建国之后的事了。民族国家体制，对应的史之建制，也可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更早的、现代意义的华人研究（以西方现代实证史学为典范），还是得从许云樵、姚楠、陈育崧、郁达夫等创办的南洋学会（*The South Seas Society*），开创南洋学（以欧洲之东方学为参照）作为开端。虽然其时并不冠以华人史之名，在1940年创刊之《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上刊布的文章，即从史学的角度处理南洋的种种，间或涉及华人。第一辑第一期除了张礼千的〈义兴海山两党拿律血记〉这篇相当典型的华人史叙事之外，还发表了篇郁达夫的随笔〈马六甲记游〉，作为“马华”文学作品；而在1955年12月的第11卷第2辑，既有高维廉的〈黄公度就任新加坡总领事考〉，也有郑子瑜的〈跋康有为先生黄公度诗集序手稿〉，曾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和康有为同属流寓南洋的晚清维新派大诗人，是南洋汉文学的的开端。而再一期，（第12卷1期，1956年6月）在史地博物研究间，有郑子瑜的〈郁达夫的南游诗〉；15卷第2期（1959年12月）又有郑子瑜的〈南洋诗话〉、温大雅的〈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连士升的〈郁达夫纪念集〉。再一辑，16卷1、2合辑（1960），马华文学史教父登场了，〈马华新文学的发展与分期〉。简言之，可以说文学研究是南洋研究的视域之内，虽然它不只是华人史。反之，在基本上根据英文资料撰写的巴素的 *The Chinese in Malaya*，当然不会涉及华文文学。宋哲美《马来西亚华人史》、王赓武《南洋华侨简史》一样不涉文学，虽然《马来西亚华人史》设“文教事业”小节，略述及华文教育及报刊。

二十多年后由林水椽、骆静山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

友会出版，1984）情况就大不同了。马华文学（史）占了两章，分别是由杨松年撰写的第11章〈战前新马华文文学论略〉，李锦宗执笔的第12章〈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都是流水账式的编年叙述，共80页的篇幅，占全书1/6左右。十四年后，由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的3卷本逾千页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马华文学和教育、宗教、新村、经济、乡团组织等并驾齐驱，和单卷本一样占了2章，分别是由杨松年撰写的〈独立前的华文文学〉和陈鹏翔执笔的〈独立后的华文文学〉。杨松年把“战前”补写至1957，陈鹏翔从50年代写到90年代，给现实主义和留台作者群都有不少篇幅（苗秀、赵戎、方北方、韦晕、吴岸，潘雨桐、商晚筠），虽然代表作家和作品的取舍有的地方怪怪的，不见得公允¹。不管怎样，马华文学（史）已是（有国籍的）华人史血肉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甚么？在《中国南洋交通史》里即便有一些文字记述，都产生于帝国士人。华侨南渡经商数百年，带着他们的神祇、方言、生活礼仪、节庆等等，或者死在南方，墓碑上除了名字还有籍贯，生卒年。如果是富商，有社会影响力，名字可能会在不同的碑石文献甚至殖民档案里反复被记载。但文学的诞生，还需要更多的条件。

或许必须再次强调，华文文学、华人、华人史都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发明。它关联着一个更大的现代发明——现代中国。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创制国语（民族化之后则是“华语”）；世俗化书写体，让文贴近语（白话文），而为华文；文体也往世俗化方向解散，大大降低了“文”的门坎。于是所历所思所感都可以被表述。

从华侨过渡到华人，不同的华人群体一直经历不同的“中国认同”的角力，从维新派/革命派，到30年代以降的国/共，到被遇选择一个国籍。争取公民权，争族华文教育，整个50、60年代，那是最尖锐的议题。

回到文学，还是必须正视方修说的马华文学（永远）的主流——现实主义问题。之所以无可回避，不止是因为它迄今可能仍是六七十岁以上马华写作人的普遍信仰，它仍是大马作协存在之宗旨。

二、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马华现实主义的欲望

策略上，这回选择一位可能不是那么“著名”作家驼铃——可能恰足以代表更多马华现实主义者——作为切入点。

驼铃²在〈马华文坛的现状〉³《驼铃漫笔》（燻火出版社，2015）批评谢诗

¹譬如独钟作品相对平庸的姚拓，而天狼星诗社及李永平、张贵兴都几乎跳过去，这种随意就受过完整学院训练的学者而言是不可思议的。看来是从既有论文剪辑拼凑成的，相当不负责任。陈的相关单篇论文最近辑为《马华文学批评大系·陈鹏翔卷》，钟怡雯、陈大为主编，台湾秀威出版，2019年2月。

²本名彭龙飞，1936年生于霹雳曼绒，著有长篇小说《沙哑的红树林》，中篇《硝烟散尽时》等。

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对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否定”后，有这么一段郑重的宣谕：

这根本是为了打击现实主义文学而装蒙瞎说。事实上，现实主义至今仍是马华文学的主流。它不但没衰退，反而更加深化和蓬勃发展。作者们除了抓紧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的基本要求之外，也采用其他一切适当的技法，力求作品达致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们不但接受了积极浪漫主义那种想象丰富，夸张而又生动的描写。甚至连人的潜意识作用、电影艺术上时空跳接的蒙太奇技巧都派上用场。表现远比那些故意排除理性而自称现代者更具真实感，更富于生活姿采，更加吸引读者。反观那些拒绝让人了解和把握的所谓现代派前卫作品，显然没有多少读者，为了门面，只好时而发些互相揶揄的所谓评论。

4

这段文字谈到的“采用其他一切适当的技法，力求作品达致最高的审美境界”、“表现远比那些故意排除理性而自称现代者更具真实感，更富于生活姿采，更加吸引读者”的马华现实主义作品，很令人好奇到底是哪家的巨著，怎么没听人说过。这段引文后有个注5，注出的是他自己的文章〈蚍蜉撼大树〉（《燭火》文学季刊35期页9），那棵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大树到底是何方神圣？（这篇文章不知何故没收入《驼铃漫笔》，这方面彭某实远不如陈雪风坦荡）。找到这篇文章⁵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通篇都在谩骂我（还附了照片），针对我那篇〈制作马华文学〉⁶，因为我批评了方修及马华现实主义。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前引那段“采用其他一切适当的技法……更加吸引读者”的两百多字，原原本本的出现在〈蚍蜉撼大树〉里。自己抄自己，没有任何论证。那进化版的马华现实主义在哪里？如果有，我们欢迎都来不及，怎可能忽视它？驼铃大概没有意识到，“采用其

³作者自注：〈马华文坛的现状〉一文发表于2012年11月22日，厦门大学主办之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⁴ 驼铃，《驼铃漫谈》（吉隆坡：燭火出版社·2015）·页198-199。

⁵感谢潘舜怡小姐帮我从新纪元图书馆扫描，连带其他两篇骂我的文章。原来同期《燭火》策划了个小专号来讨伐我，事隔近二十年，几乎可说是1992年“经典缺席”论争的重演。只是这回，不是《燭火》读者的我事发8年后方知悉。感慨的是，“蚍蜉”们二十年没长进。

⁶那是2011年受陈大为之邀在台北大学一场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小论文，会后不久全文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全文分为“政治的文学：马华左翼文学与方修”及“文学史的文学，文学的文学”两节及结语部分外（全文迄今在“随笔南洋网”<http://www.sg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52997>及“豆瓣小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963763/> 都还可以找到）第一部分其实是对谢诗坚出版于2007年的《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的书评，第二部份是老生常谈，因此只有第一部分当成随笔收进《注释南方》（有人，2015），另题为〈左翼马华文学的制作〉·页155-160。

他一切适当的技法，力求作品达致最高的审美境界”后的作品会被他们归入他们不齿的现代派的，开个玩笑，这老兄难道是无意识的在恭维我们吗？

〈马华文坛的现状〉的话语是马华文坛常见的同义反复话语，遇到批评就以谩骂响应，而谈马华现实主义一定重复方修、只会重复其信仰表述，如文中的：

在马华文坛，今天可以堂堂正正走出来见人的，仍然是那些走现实主义路钱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呈现了国家社会的发展与变化。⁸

从这篇文章，我们不知道他所指的“他们”是谁，又是哪些作品“不但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呈现了国家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其实史的要求和审美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同文随即讥讽现代派“始终不见较具思想性的作品”，也不知道个中的“思想性”指的是甚么？那些他们引以为傲、不断复述的现实主义教条？

既然看不出他所指的大树是何方神圣，是不是该以驼铃本身的作品，来检视他的论述、作为武器的信仰？

前者可从他对“马共小说”的批评见出。后者则不妨看看他自诩的长篇代表作。现实主义者的“马共小说”或许正是马华现实主义最佳的检体⁹。

驼铃在〈海凡的《雨林告诉你》〉谈到“也有人写了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随即批评：

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以及共产党人的道德规范一无所知，全凭想象敷衍杜撰。由于情节稀奇古怪，一时也颇为吸引读者，有的甚至因此获得大奖。孰料马泰政府与共产党和解后，共产党人大量推出讲述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斗争始末的书籍，两相对照，那些得意之作顿时变成了不伦不类让人笑话的东西。¹⁰

这段文字后来在〈马华文坛的现状〉中又出现一次。文中虽没指名道姓，但有写马共题材小说的马华作家并不多，所指并非马共阵营里的写作者（虽没提到金枝

⁷《燭火》后来有些文章开始介绍拉美的结构现实主义，但其实包括拉美的魔幻写实（大陆喜欢译做魔幻“现实”）、东欧那些富于幻想色彩的小说，都是我这一代的文学养成。那和教条现实主义大异其趣，是吸纳了欧美现代主义遗产之后的新创造。老现们大概看到“现实主义”四个字就兴奋，可能连作品都没读过。如果读了，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他们最痛恨最恐惧的“现代派”。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早就唾弃大马老现们死守的革命文学死板的意识型态教条，莫言、韩少功、李锐、张承志、余华等都取资拉美东欧而在质上获得飞跃，那一代的佳作也都是我们这一代文青成长时的养份。即便是鲁迅，我们也比老现们读得多读得精读得细。

⁸ 同注4·页199-200。

⁹这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马共阵营里的书写者写的，有部队经验，我曾撰文讨论，见〈最后的战役——金枝芒的《饥饿》〉、〈在或不在南方〉、〈后革命年代的马共小说〉均见于《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及本书的〈为甚么失败的革命还需要小说？〉

¹⁰同注4·页89。

芒，但贺巾海凡都提到了，后起之秀海凡更是此文褒扬的对象），依“孰料马泰政府与共产党和解后”判断，就只有小黑及（或）黎紫书。批评虽不是重点，而是从这段文字里透露出他认为马共题材小说该怎么写——突显“共产主义意识

型态以及共产党人的道德规范”、“讲述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斗争始末”那不是等同于宣传？那岂不表示，小说不如回忆录？也难怪此君的“马共小说”《寂寞行者》¹¹有大半本是“引述”马共传奇人物张佐的回忆录¹²，同时，“太真实”，“占全书一半篇幅（约三百页）的卷3〈山林岁月〉里以第一人称出场的人物，都是真实人物”¹³。企图用抄写马共回忆录及真名指涉来夺取真实性，这样的操作方式，关切的是历史的真实而非文学的真实。而他所理解的历史真实，又诉着于经验的真实，预设只有身历其境者才有资格写某些特定题材。依那样的设定，他其实也不具写“马共小说”的资格，或许才因此用前述“抄写”的方式挪移真实¹⁴。

他的另一部“马共小说”《硝烟散尽时》读起来像报导文学。总而言之，这是个拒绝虚构，或没有虚构的能力的作者，他显然并不知道“全凭想象敷衍杜撰。情节稀奇古怪”正是小说之本色。

《沙哑的红树林》是驼铃自诩的代表作之一¹⁵。这部四百多页的小说，如果不是非常有耐心，或工作需要，实在不容易把它翻完。如果你期待任何小说本身的趣味，那是太苛求了。就这部小说而言，趣味绝对是奢侈品。它像是纪事，但你可以看到角色在想甚么。文字质朴到乏味的程度，又非常刻意的标准化（不见方言土语，不论是词汇还是语感，都很“普通”），情节高度生活化（也就是相当无趣）。章节的推展不是依赖特定的小说逻辑（小说叙事一般都会从某个冲突点展开——那可以让叙事结构紧凑，或至少避免让读者太无聊），而是纯粹自传式的。甚至从主人公林金枝在娘胎时就开始写，写他父母那一代在霹雳奋斗的故事。接下来，章节之间的推展如果不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就无法理解它的逻辑关联。譬如主人公为甚么到新加坡去教书，到亚罗士打教书，到芙蓉去和朋友合伙开书店，到利民济新民小学当校长，再到爱大华第三新村教书等，这些情节存在的必然性是甚么？主人公的这些经历，其实和作者的自传性散文非常一致，不

¹¹驼铃，《寂寞行者》（吉隆坡：燻火出版社，2006）

¹²潘婉明指出，《寂寞行者》大约有200页的篇幅是对张佐（张天带）的回忆录《我的半世纪》进行“高度抄写”，〈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马共书写”的类型、文本与评论〉《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462。

¹³潘婉明，同上注。

¹⁴方北方的风云三部曲的第三部《花飘果堕》同样用上抄录新闻及文告的方式企图夺取真实性。讨论见我写于一九九七年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麦田，2012:95-114）。那篇论文对这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处理。就马华现实主义作家的水平而言，方北方当然优于驼铃。但驼铃可能代表更多人。对那些平庸之辈而言，方北方已经高不可攀。

¹⁵见驼铃，〈我的出身与文学道路〉，《爱已深沉》（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6）·页179。

论是《爱已深沈》辑 1 “回忆断片”的回忆文章，还是《驼铃自选集》散文部份、《华灯边上的寒星——驼铃说人生经历》都告诉读者，它的必然性来自经历。甚至主人公被政治部盯上，被盘问等等情节，散文和小说都高度一致。和自传的分隔是 21 章 300 页以后，主人公“上山”抛家弃子加入游击队。之后大概有一百页写部队里的生活，不论是日常吃食、炮击敌方直升机，背粮、藏粮、撤退等等，都是马共回忆录及部队里的

马共小说常见的细节。以同样质朴的，报导式的语言，为了“真实性”，应该也是大量挪用、重组既有的马共回忆录。

我过去在讨论贺中的长篇小说时曾问了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小说这一文类而又写得那么像自传？为什么选择小说这一容许虚构的文类却又不（敢）虚构¹⁶？马共阵营里的作者或许受限于党的意识形态，但也可能是现实主义的教义本身提供了桎梏（只有少数大才如金枝芒在《饥饿》里能有所突破），在驼铃这里特别明显——如果马共阵营里的马共小说有经验的真实（及意识形态的真实）给予他们写作的正当性，在马共阵营之外的驼铃因为没有前述的正当性却又自居现实主义者，不敢或无力藉虚构以逼近另一种真实（亲历其境者说不出、不容许说出的），只能用抄的，或重组他人的经验，制作一种偷来的、相似性的真实。这当然也是一种虚构，而且可能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们竟然以为那是真实的。这样的现实主义实践，当然是它自身的反讽。《沙哑的红树林》这样的小说，它的思想深度在哪里？说穿了也无非是一些老生常谈，意识形态正确。

如果现实主义百年来真是马华文学主流，从它的根本要求来看，它存在的理由既是彻底政治的，也是为了历史……华人史，而不是文学。现实主义者普遍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某种特定强烈的意识形态驱使下，以文学的名义“著史”¹⁷，审美要求对他们而言是最低限度的。相较于学院史学，它更是一种不折不扣

¹⁶那样的小说等同放弃所有该文类赋予的武装（那也是必须艰苦磨练的技艺，包括文字本身的淬炼），就只剩下赤手空拳。如果一开始写作就抱持那样的想法，当然不会花功夫在文学技巧的锻炼上，一旦过了黄金学习期（不会超过十年），很可能就会成为没有技巧的“永远的素人”，甚至沦为一种技巧残障的状态，大概就永远都写不出更高层次的作品，只能永远维持在最低阶、入门的状态。这可能是马华老现们在文学上集体无能的根本原因。

为了捍卫自己的正当性（因为没有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只能集结共同信仰者以取暖（如创办《燭火》，或和中国那些意识形态立场接近，对差劲的作品不吝给予外交辞令式的佳评的）；另一方面，对于来自不同立场的批评者，或质疑他们集体文学成就的，则诋为毁谤、污蔑，甚至怀疑有甚么阴谋，斥为用外来标准否定马华文学，甚至恶劣的批评不同道的作品是“殖民文化”（见作品其实只比基本水平略高、却被马华文坛严重高估的吴岸在〈马华文学的再出发〉中的陈述，氏着《马华文学的再出发》1991:4-7），直白的说他们那种集体的平庸状态才是“马华文艺独特性”、“正派文学”。驼铃对虚构及戏剧化的拒斥见《驼铃自选集》〈绪言〉页 v。

¹⁷驼铃就把自己的小说定位为“历史小说”甚于“政治小说”（见其《驼铃自选集》〈绪言〉页 v）。这可能受了中共“革命历史小说”影响。如果不了解其特殊欲望，就难免会觉得奇怪，何以写当代而称历史？这种情况不止是驼铃，譬如流军（赖涌涛，1940-），其“马共小说”都是长篇巨构，写马共“长征”的《林海风涛》，庄华兴赞誉有加，其文有专节谈“《林海风涛》与华人史主题”，评价此书也多从此着眼，而非文学价值。（庄华兴〈现实主义写作仍有可为——兼谈流军长篇小说《林海风涛》〉2016/8/16 新加坡文献馆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6935>）流军在《林海风涛》和《在森林和原野》（2 的后记都提到他多次造访和平村，和昔日的马共战士详

的意识型态虚构。现实主义者们自豪的思想性，不过是进口的意识型态余唾，每回进行宣谕，都不自禁的暴露了严重的思想贫困¹⁸。那样的文学传统，其代价是文学的缺席，没有作品。方北方的“风云三部曲”和“马来亚三部曲”也莫不想成为华人史，没有意识到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根本距离和之间的迂回。可悲的是，我们的华人史知识不会来源于小说，因为小说并不可靠，即便是那么乏味而努力表现得似乎可信如历史叙述的小说（乏味倒是马华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特色）。

史学是个独立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也快速累积中，华人史更是华人研究的核心领域，实不必小说赤手空拳来越俎代庖¹⁹。

三、燭火还是余烬？

1999年6月30日创刊的《燭火》文学季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它创刊于1997年底那场研讨会²⁰——我撰文批判方北方、并宣告马华现实主义的终结的一年半之后，因此创刊号上有篇署名秋山写的〈狂妄风气不可长——简评“方北方事件”〉，所谈无非“态度”；而撰于1998年12月27日的〈《燭火》文学季刊创刊宣言〉（《燭火》创刊号）宣称“我们创办《燭火》，是为了维护马华文学的纯洁性和独特性，并希冀将之发扬光大。”“纯洁性”是神圣性的转喻。宣言中有两段话特别重要，一段针对的是80年代后留台人掀起的重估马华文学典律、重编选集、重新论述马华文学的风潮²¹。〈宣言〉称之为“歪风”，另一段是自我期许。但这篇文字可能是《燭火》20年最重要的文章，值得多引一点，奇文共赏：

谈，问清楚森林里作战和生活的种种细节，“这是历史题材，所刻画的艺术形象不能离史实太远。我小心谨慎，克制悬想，不让虚构越界。”（《林海风涛》〈后记〉，440）《在森林和原野》的〈后记〉也用“历史小说”来自我界定，“时代背景是真实的，发生地点和时间跨度是确切的，人物和故事则真假参半。”（437）出生柔佛、定居新加坡的前南大中文系毕业生流军撰写不少“马共小说”，在以长篇小说着史方面是个有心人，但和驼铃共享现实主义的意识型态限制，文字、形式质朴如实录。又见本书的〈为甚么失败的革命还需要小说？〉

¹⁸这种贫困当然骗不了行家。张景云二十多年前即已指出这一点，见其〈文学研究的道义暨其他〉《蕉风》482,1997:60-62。

¹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华现实主义者们一直秉承文学有教育群众的功能的理念（如方北方常谈到的，“文学具有改造社会与指导社会的作用”、“负起教育和宣传的责任”、马华新文学“是华人教育媒介最好的工具”〈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发展方向〉（1990）《生机复活看马华文学》，页51,59）。古典文学存在的基本功能是语文与政治、道德教育，中西方皆然。但产生于世俗化大潮中的中文现代文学而自诩负教化功能，只能说是五四启蒙与救亡、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残余理念牢固的持存。类似的、但更教条的讲法又见于孟沙，〈挣扎求生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杂碎》1986:22）抱持这种想法，自然会把读者看成是等待被教育的对象，而把读者看得很低，自己的作品也会越趋于简单直白——但也许本来就没有能力写得难，耐读，费思量。

²⁰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主办，吉隆坡，“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1997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²¹比较详尽的讨论见温明明，《离境与跨界：在台马华文学研究(1963-2013)》。

不必讳言，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马华文坛频刮歪风，刹那之间，恶浪滔天，黑云压城，出现了种种令人惊骇的怪现象：有人力图剔除马华文学的特性，把她游离于现实和优良传统之外，使之成为是一种发抒无聊赖情绪、麻痹人心的器具；有人读辱马华文学，把她作为垫高自己身价的名阶利梯；更甚者，有人假借文学评论或研究之名，肆意攻击、毁谤马华作家，或者以外国的尺度，刻意贬损马华文学及作家；……如此等等。

可是，马华文学光焰万丈长，各个时期作家所付出的心力和贡献，岂能让别有居心、狂妄骄横之徒的阴谋可以得逞？正是“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处在漆黑之中，频遭侵的正派文学，正需要有一点火光，以照亮着她的前行。
……

“马华文学光焰万丈长”真是难以理解的自信，完全不知道外部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学养太差，评论看不懂，没能力对话，只能回到原教旨立场，自封正派、正统，情绪性的发起对“异端”讨伐的圣战；我们的论述累积，对他们而言可能比没有还糟糕。欠缺文学鉴赏力，无能欣赏佳作（从他们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评看得最清楚），作品好坏分不清（这些人还长期掌握文学出版基金的评审）。再则是没有文学能力，写出的作品好像是参与一场“平庸的比赛”。虽然〈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可能是受到我们批评后，也强调“技巧”了，可能是前引驼铃文之所本：

《燻火》强调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反映现实，并具有我国本土性的特征。但是，这并不等同于是一种干瘪的说教，或机械的摹写，或现象的实录。恰恰相反，我们叮吁请作家重视艺术技巧，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力求写出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很好的感人作品，又既可“吐纳珠玉之声”，又可“卷舒风云之色”，如燻火般的照耀着人的精神世界。²²

“重视艺术技巧，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力求写出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很好的感人作品”似乎是为了响应“现代派”对他们的作品欠缺艺术技巧的批评而增列的，但恰恰是这些人做不到的（他们大概也没有意识到，依那方向走，就会成为他们眼中令人不齿的“现代派”），于是在实践上，只能继续沦为空话。

二十年来，由一群不曾写出重要著作的“蚍蜉”主编的《燻火》，一直是星马老牌现实主义取暖的大本营，集结了许多坚持“现实主义”的老作家，其功能与其说是培育文坛新人，不如说是取暖与怨恨²³。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到，正是他

22

²³最近一期的《燻火》二十周年特刊（58期，2019年6月）驼铃的〈逆流中的《燻火》〉依旧得意洋洋的在谩骂我们这些“留台博士”（页8），还发出可笑的井蛙之声，真不知二十年过去，

们的无知无能阻碍了进步。说《燭火》反映了马华现实主义的基本水平应不算过份。看看那些可有可无的文章，只能说那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可悲遗产，历百年而阴魂不散。那世界，是个绝望的世界，它属于早该死去的过去，文学史没它的位置，当然，它也进不了华人史。

【征引书目】

- 宋旺相，《新加坡百年华人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 宋哲美《马来西亚华人史》（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3）
- 王赓武《南洋华侨简史》（1969，台北:水牛出版社）
- 王枝木编，《论驼铃的小说创作艺术：天籁的回响》霹雳文艺研究会，2002年6月30日，<http://www.mcldl.com/library/book/983-41002-0-5>
- 方北方，〈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发展方向〉（1990）《生机复活看马华文学》，乌鲁冷岳兴安会馆，1995
- 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1984）
-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
-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1937）
- 温明明，《离境与跨界：在台马华文学研究(1963-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孟沙，〈挣扎求生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杂碎》学人出版有限公司，1986
- 流军，《林海风涛》（流军写作室，2015）
- 流军，《在森林和原野》（酿出版，2019
- 庄华兴〈现实主义写作仍有可为——兼谈流军长篇小说《林海风涛》〉2016/8/16
新加坡文献馆 <https://www.sginsight.com/xip/index.php?id=16935>）
- 黄锦树，〈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麦田，2012:95-114.
- 黄锦树，《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麦田，2015。
- 潘婉明，〈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马共书写」的类型、文本与评论〉收入
彰师大国文系编，《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里仁书局，2011。
- 驼铃《驼铃文集》鹭江出版社，1995.
- 驼铃《硝烟散尽时》（霹雳文艺研究会，1999
- 驼铃《沙哑的红树林》（霹雳文艺研究会，2000）
- 驼铃〈蚍蜉撼大树〉（《燭火》文学季刊35期页9，2011）

蚍蜉们究竟累积了什么。

驼铃《驼铃自选集》（漫延书房，2012）

驼铃〈马华文坛的现状〉《驼铃漫笔》（燧火出版社，2015）

驼铃《华灯边上的寒星——驼铃说人生经历》（文运企业，2016）

驼铃〈逆流中的《燧火》〉《燧火》二十周年特刊（58期，2019年6月）页8。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槟城：韩江学院，2009。

〈《燧火》文学季刊创刊宣言〉1998年12月27日的（《燧火》创刊号）

〈《燧火》文学季刊，1-58期，1999-2019。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http://www.mcdl.com/library/book/9771511605008-29>